

没有
任何夜晚
能使
我沉睡

海子
诗传

李清秋 著

海子诗传

李清秋 著

没有任何夜晚
能使我沉睡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：海子诗传 / 李清秋著。
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143-3850-8

I . ①没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海子 (1964 ~ 1989) —
传记 IV 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410 号

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：海子诗传

作 者	李清秋 著
责任编辑	崔晓燕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三河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 / 32
印 张	7.5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3850-8
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
喂马、劈柴、周游世界
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
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
——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

没有任何夜晚
能使我沉睡

海子诗传

目 录
CONTENTS

序 言

/ 001

第一章

春天 · 一场荒诞的新生与死亡 / 003

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/ 004

第二章

- 野花是一夜喜筵的酒杯 / 008
五月的麦地上，天鹅的村庄 / 013
父亲用渔火，编织成海的翅膀 / 019

第三章

- 村庄·当麦香浇灌灵魂的成长 / 027
果园就在我的身旁静静叫喊 / 028
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 / 035
我的袜子里装满了错误 / 041
影子在手掌上漫游 / 047

第四章

- 月亮·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 / 053
来到这座干旱已久的城 / 054
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作月亮 / 060
活在珍贵的人间 / 067
河静静卧在人的村庄 / 072
- 云朵·给理想挂上崭新的翅膀 / 079
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/ 080
忘却了走路的声音 / 086
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魔王 / 091
语言的本身像母亲 / 097

第五章

露水·爱情在云朵中歌唱 / 103

生铁的光、爱人的光和阳光 / 104

男人是没有河流的河伯 / 111

再美的爱情也不像花朵 / 119

碰落的第一滴露水 / 126

第六章

花色·伤心的天幕下流浪的梦想 / 133

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/ 134

像花色的土散着香气 / 140

藏族老乡亲在屋顶下酣睡 / 147

我要转回故乡，头上插满鲜花 / 155

第七章

阳光·以诗歌光芒刺破生命的彷徨 / 163

诗歌的金弦踩瞎了我的双眼 / 164

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/ 171

真的曾经这样幸福 / 179

谁在美丽的火中飞行 / 184

第八章

王冠·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/ 193

荒凉的高冈上站着四姐妹 / 194

秋天的屋顶又苦又香 / 200

太阳是我的名字 / 206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 / 214

后记

诗歌的殉道者 / 223

序 言

当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梦想涌人灵魂，打湿过多少眼眶？当呜咽的琴声穿透时光，又被传过多少地方？诗人海子，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精神世界的怀想。就如同一个灵魂的引导者，以诗歌的力量，带我们穿透世俗厚重的墙，将我们引向美的真相。

他在春天苏醒，落在那美丽的村庄。勤劳的父母，呵护着他生命的成长；乡村的和风，浇灌了朴素的意志；麦田的金黄，点燃了他心中诗意的渴望。艰苦而又平静的岁月里，他坚强地成长。为学业奔走，为生计奔波。安徽古朴的村落，庄重典雅的北京，神圣静美的西藏，感性热辣的四川……这些美丽的地方，留下过他真实的生命痕迹，也见证了他诗歌世界的成长和繁荣。

许许多多平凡的事物，在他的笔下有了诗的意志。五月的村庄里飘扬着麦香，黄金草原上的湖泊将羊群照亮，宁静的泉水中睡着的魔王，诗人的双手向着河流飞翔……

伟大的诗人，热情地活在这个珍贵的人间，感受太阳的强烈、

水波的温柔。然而，这个世界也终是让他失望。曾经珍贵的人间变成了蓝得伤心的天幕，他胸脯里装着吞下去的种子，寂寞、酸楚地飞翔；甚至带着对凡俗的仇恨，最终在诗歌的世界里，上演荒诞的情节。

1989年的春天，以梦为马的诗人，选择拥抱死亡，随着轰隆隆的铁轨声，踏上天梯，走向太阳。他的死亡，让大地轻颤，短暂的生命，化成叹息的风，吹过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吹落孤独人的泪水，吹醒疲倦干瘪的灵魂。

相信，天国的世界里，他会得到粮食，得到婚礼，得到星辰和马匹，得到永远的安息。

第一章

春天·一场荒诞的 新生与死亡

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

1989年3月里，春风扶摇而来，也吹开了春天的记忆。春天里，荡漾着柔软的春光，野花烂漫地对着诗人绽开娇美的笑容，就如同那些他爱过的人，如此地美丽、芬芳。然而，曾经的甜蜜，曾经的温暖，在这一年的3月里，都酿成了失望。

此时的海子正沉浸在失恋的痛苦里，那些感情曾经让他心激情澎湃，让他爱上这个世界，最终也在他脆弱敏感的心上留下斑驳深刻的伤痕。

3月14日，夜色拥抱着大地，星子困倦地闪烁着光辉。在这静默的黑夜里，诗人的世界却在歌舞、沸腾。

他记录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《春天，十个海子》

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

在光明的景色中
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
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?
春天，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
围着你和我跳舞、唱歌
扯乱你的黑头发，骑上你飞奔而去，尘土飞扬
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
在春天，野蛮而悲伤的海子
就剩这一个，最后一个

.....

这个诗歌国度的帝王，却孤独地守着自己的高贵和凄凉。他被十个复活的海子嘲笑，而他则成了野蛮而悲伤的海子，在黑夜里为绝望呐喊，也播种希望的曙光。

可以说，诗的灵感成就了海子，也使他最终走向消亡。越来越多的幻象充斥着他的头脑，他的每个细胞都变得格外敏感，仿佛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。而这种幻象，也最终达到了顶点。压抑到极致，文字便是他最好的宣泄。

今晚，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：是××和××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，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们俩的声音。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，弄开我的心眼，我的所谓“心眼通”和“天耳通”就是他们造成的。还是有关朋

友告诉我，我也是这样感到的，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，或自杀。今天晚上，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。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，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。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。

海子 89.3.24

沉重的肉身，再也支撑不起诗人渴望飞翔的灵魂。海子承受着两种极端的撕扯。在那天宁静的深夜里，他大喊着“我活着没意义了”。这一声死亡的呐喊中，他似乎探寻到了一种解脱，寻找到了一种平衡。被吵醒的同事前来问及情况，海子抱歉地说只是噩梦。

之后，他睡意全无，兴奋刺破了内心的彷徨，仿佛是在无边的暗夜里找到了灵魂出口。他在黑夜里穿好了衣服，等待着黎明，去寻找他的自我救赎。

25日，海子孤独地见证了晨曦的来临，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子，投射在海子幽深的眼眸里，静默地完成了一场生命的契约。

海子起身，穿上了他的蓝裤子白衬衫，如同蓝天簇拥着云朵。他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，在学校里流连一番便走向了火车站。海子的好友西川之母，目睹了海子低头疾走的背影。只是时间匆忙，她没有来得及叫住海子。

火车缓缓开动，载着海子颠簸着驶往远方。窗外风光自顾自地展示着秀丽壮美，火车有节奏地发出悠然声响。车厢里的乘客，各自上演着自己的喧嚣故事。而这一切声色光影，却未能闯入他绝望

的世界。攘攘的世界里，他只听到了灵魂的呼唤，听凭心灵的指引。

中午的时候，火车将海子带到了山海关，他走出车厢，游览了山海关。平静的脚步声中，有着悲壮的铿锵。第二天又在那儿闲逛了一上午。中午的时候，炽烈如火的太阳，点燃了他死亡的渴望。他开始沿着锈迹斑斑的铁道，朝龙家营方向走去。最终，他卧倒在象征工业文明的铁轨上。当火车疾驰而过，他用滚烫的鲜血，点亮了诗歌的殿堂，“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”。

他踏着“天梯”走向太阳，回归灵魂的故乡，平静地走向了太阳。海子的死亡却仿佛是在现实里投了一颗巨石，激起千层浪，带给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。他的诗歌也成为了绝唱，被争相模仿，麦田、村庄、泥土……中国大地上一股乡村诗歌的热潮席卷而来。

海子去世后，校方用电报通知了他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亲。不久后，痛不欲生的父母亲将他的骨灰盒从北京带回查家湾村，回到了他生命开始的地方。他在3月苏醒，又在3月沉睡，用整整25年的时光，完成了一个诗人的生命的轮回。

如今，他回来了，用他的肉体滋养了这家乡的土地。家乡的一切都没有变样。家乡的风和家乡的云，都收聚着翅膀，睡在诗人的双肩上。麦田上，逆流着诗意的悲伤。

渐渐地，从前那座平静的村庄，被无数的崇拜者一次次地造访。他们慕名去寻找海子的气息，看他家乡的月亮，抚摸他守望过的麦田，踏上他涉足的土地，淹没在曾经有他的黑夜，聆听风中传来的诗句……

对于海子的死亡，最痛苦的要属他的父母。朴实的老人并不想

要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只是想要一个平凡健康的儿子。海子的死，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伤，流干了泪，也无法填补失子的痛。

海子走了，他将《十月》的书稿留给了好友骆一禾。可悲伤的老友骆一禾也在海子辞世七十天后因脑溢血病离开了世界。其后十年间，好友西川整理了《海子诗全集》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子的诗歌世界。

海子的崇拜者，海子的亲人，海子的朋友，都以自己的方式，祭奠着他的灵魂。他们在哭泣，海子在微笑。因为，一个海子在世界里死去，十个海子会在春天里复活。

一阵春风划过，将时光吹回到 1964 年的 3 月。万物复苏，一个诗一样的传奇故事，和冬眠的麦子一同苏醒。

野花是一夜喜筵的酒杯

1964 年 3 月 24 日，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。那是一座普通的南方村庄，农民们沿袭着祖先的生活方式，世世代代以土地为中心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暮春三月，万物复苏，嫩绿的麦苗在大地上招摇，生命在这里开始萌发……

那日午时过后，查裁缝和操采菊家里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。

查振全看着眼前这个粉嫩健康的男婴，往日的苦难生活再一次浮现眼前，他深知这个孩子的到来将给全家的生活燃起希望，他虔诚地举起婴儿，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激动万分，眼泪纵横。

这是查振全和操采菊的第三个孩子。1957年，年轻的操采菊诞下一个女婴，这是他们爱情的第一个结晶，给贫苦困顿的夫妻带来了无尽喜悦，但生活的重压仍向他们一点点袭来。为了操持生计，照顾年迈的父母，夫妻俩未能悉心呵护年幼的孩子，加之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，久而久之，孩子身上病症不断。他们请乡间的赤脚医生诊断多次，打了不少针，吃了不少药，而孩子的病情仍未见好转，且每况愈下。

两年以后，稚嫩的孩子终于被上帝召走。

这颗流星似的生命，把自己暂时寄托在查家，给了他们希望，又给了他们无尽的痛苦，从怀胎十月到孩子的身体渐渐冰冷，女儿活泼可爱的容貌犹如泛黄的老照片一般，在记忆里慢慢回放。操采菊流干了眼泪，命运在她额头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皱纹，但她固执地相信，生活不会对他们如此不公。

邻居老人将可怜的孩子简单包裹一下，用筐子背到村外的土坡，做了简单的掩埋。在当地农村，早夭的孩子被称为“花生鬼”，他只是偶然来到人间，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，为了避免“花生鬼”缠身，必须将孩子埋葬得很远。送走女儿，查振全感觉往日的生活被瞬间抽空，村庄的空气里弥漫着麦田的香甜气味，他心里却全是苦涩，感到无比疲惫。

也许，这个孩子的灵魂不属于查裁缝夫妇。现实生活的困窘时